

妥协、共谋、反抗

——《盲刺客》中女性生存之思

李阳

引言

分属于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第三次浪潮的朱迪斯·巴特勒作为久负盛名的理论家,都对女性研究有着各自独特的认知与洞见。波伏娃的《第二性》继承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思想,从“存在先于本质”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指出女人的社会性别(gender)充满着建构,并从历史、文化、文学和实践等多种维度勾勒出主流女性气质的刻板与单一、女性他者的从属地位、女人艰难的生存现实以及女性独立的渴望。作为更加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在波伏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甚至连生理性别(sex)也是由话语以及话语背后粘连的权力与文化所建构。而巴特勒对女性生存考察的着眼点则是从性别的具体实践上,指出成为女性的过程本身也是麻烦重重,并着重探索话语在性别主体建构中发挥的作用,进而搭建起自己独特的性别操演理论。虽然说分属不同浪潮的波伏娃与巴特勒各有其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理脉络,分析角度与侧重也不甚相同,但是波伏娃与巴特勒的研究却有着理论上的交叉点:首先,最为明显的就是波伏娃与巴特勒对性别身份建构论的坚持,只有论证性别身份的“非本质”特点才能改变甚至颠覆女性的旧有认知。其次,波伏娃与巴特勒都指出生而为人之脆弱本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道,相比于男性,女人不仅在生理上要经受更多的痛楚,在文化上更是处于被压制、被管控的劣势。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则表明任何性别主体都易受到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从而显示出自身的脆弱特质。再次,波伏娃与巴特勒都共同聚焦于女性的生存困境。波伏娃侧重从社会与文化角度描述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与女性心理屈从的因果,巴特勒则从性别生成的具体过程中展示性别主体建构的麻烦。最后,波伏娃与巴特勒也都提出对女性出路的探索,强调从普遍意义人的角度去解决两性问题,都意在打破既有的两性规则,反抗诸多强加的霸权,为多元的女性生存而抗争。由此可见,在对女性生存问题的研究

上,脆弱本质、困境重重、被建构的事实以及对女性出路的探索使得波伏娃与巴特勒的理论始终处互相交叉的状态。而在文本分析实践上,若能够结合波伏娃与巴特勒各自的论点,则会为女性生存的分析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依据。那么在进行具体的作品解读时,就不必拘泥于波伏娃和巴特勒的理论分歧,以文本为统摄,一方面从巴特勒性别操演的生成性视角分析性别主体建构时的焦虑与麻烦,另一方面从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文本中女性人物的生存现实,两个维度共同探索女性人物的困境与挣扎、性别操演断裂的能动性、不同女性的生存策略以及自我意识觉醒。

《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这部作品就堪称是探索女性困境、生存策略的佳作。作为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 1939 -)于2000年获得布克奖的力作,也是阿特伍德首次获得布克奖的文学作品,《盲刺客》展示了不同女性所面临的不同困境、男性霸权下的女性身份建构以及女性生存智慧的深切思考。更难能可贵的是,玛格丽特的思考从来都不流于表面,也没有刻意美化女性角色而故意制造两性对立,而是超越性别对立,从人的角度思索女性生存与独立。因此,《盲刺客》虽从女性故事入手揭示了女性个体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却并没有局限于女性视角,“故事也反映了提康德罗加港和多伦多的真实写照,以及两个城市所陷入的虚伪、阶级冲突和经济不公”^①,更从普世意义上去关照人面对困境时的生存策略。那么对典型人物命运的剖析、对困境与存在本质的考察,以及对现实中每一个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心灵的叩问就成了《盲刺客》的精神内核。

一、艾丽丝妥协后的抗争

无论是波伏娃还是巴特勒,她们都关注到女性长期面临的困境。波伏娃从历史事实、文学神话与生活实践中指出文化风俗与政治经济上两性关系的不平等与女人“第二性”的从属地位;巴特勒则从权力话语、言语行为、精神分析等点明性别操演的一系列麻烦。

因此,波伏娃与巴特勒都指向一个事实,即女性从来都需要面对来自社会体制、文化风俗、伦理道德与身份建构的重重困难。以《盲刺客》为例,女性所面临的困难首先是来自时代,其中战争作为当时最为宏大的背景,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左右着每一个人命运走向;其次,困境也来自父权和男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在男性霸权主导下,女性并没有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身份和地位,第二性的从属地位也就意味着女性需要一直附着于男性才能求得生存。最后,所有的女性角色更要面临女性性别主体建构过程中的断裂以及断裂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如艾丽丝、威妮弗蕾德、劳拉等人人都经受了没有成为“理想女人”的创伤。在面对这些生存困境时,有着不同生长语境的女性,往往秉持不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会有着自己不同的生存策略。无论是选择哪种,都需要联系具体语境进行动态分析。当解读艾丽丝时,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她,“妥协”则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艾丽丝大半生的生存方式。首先,在婚姻中艾丽丝是妥协的。由于经济上依附于理查德,自嫁入格里芬家族起,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的话语就成为艾丽丝的行事准则;在爱情上艾丽丝是妥协的。由于精神上依附于艾利克斯,艾丽丝在两人爱情交往中沉醉不已;亲人问题上艾丽丝更是妥协的:当父亲死亡的时候,面对理查德的隐瞒,艾丽丝的反应只是“我还能说什么呢?”⁽²⁾甚至当劳拉指责是理查德害了父亲时,艾丽丝居然在为理查德辩护:“这样说不太公平,父亲的死是多种因素造成的。”⁽³⁾而当妹妹劳拉投奔艾丽丝的时候,艾丽丝并没有承担起姐姐的责任和义务,而只是盲目地听从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

深究艾丽丝妥协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表层的原因在于因蔡斯家族破产而结婚的艾丽丝本身就是在没有两相情愿的爱情和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进入格里芬家族。缺乏爱情的交易式婚姻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悬殊成为艾丽丝情感和物质上的脆弱,使得艾丽丝无法身有倚仗。而自身性格上,一方面艾丽丝固执、倔强、顺从、现实,致使艾丽丝进入婚姻以后,以为只能以妥协的态度和自我牺牲的方式才能保全蔡斯家族和劳拉;另一方面,与其失去所有,风雨飘摇,艾丽丝宁愿像“金丝雀”一样被豢养在鸟笼之中。而妥协的深层原因则在于,战争下失去家庭的庇护,男性主导的社会规则,女性几乎无法独立生存成为根本上的脆弱,使得艾丽丝无法心有依靠。因此战争的社会现实、男性霸权是女性所要面临的困境之一。而在艾丽丝妥协的“整个过程中,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语言具有物质性和行动力”⁽⁴⁾。理查德

和威妮弗蕾德以谈话、聊天、劝解、争论等一系列话语“以言”使艾丽丝“行事”,让艾丽丝听从格里芬家族的“话语”(discourse)进行“重复性”(repetitive)日积月累地“操演”(perform),并试图规训出他们满意的上流妇女形象。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话语与权力相连,指出话语也不仅仅是话语,往往暗含着权力、威胁与惩罚。那么在话语本身的物质性与行动力、话语背后的生存威胁与惩罚下,被迫操演就是女性所要面临的困境之二。此外,不仅被迫操演是一种生存的困境,而且操演不成理想中的女人,也操演不成男人想要的艾丽丝始终面临着操演断裂的焦虑。正如巴特勒指出日积月累的操演都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将话语规则内化,成为一种言语和身体上的自然表达。但是自然表达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更为普遍意义上性别操演的不稳定性(precarity.)”⁽⁵⁾。那么,操演的注定断裂则是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之三。但是与此同时,外在的不公待遇与内在的操演断裂也会生成一种能动性。当女人看清社会文化中的诸多不公平时,还意识到自己永远成为不了男人想要的那种女人时,当女人遭受各种创伤时,女性真正的自我意识才会觉醒。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在意识层面,更需要在实践层面进行行动与反抗。因此,无论是波伏娃对独立的强调,还是巴特勒对操演断裂的看重,都意在敦促女性提高认知并进行具体实在的行动实践。

《盲刺客》给出的答案之一则是通过女性书写将艾丽丝的忏悔、创伤与反击以文字的方式展现出来。首先“艾丽丝之所以着手写这些‘回忆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她有一种临终忏悔的冲动,试图通过用书写纠正错误以忏悔自己的罪过”⁽⁶⁾。其次,书写也成为艾丽丝对自己所遭受创伤的抚慰与疗愈。不仅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肮脏龌龊的伤害与折磨使艾丽丝伤痕累累,而且自己的悔恨之情也如同匕首一般,不断地刀割着艾丽丝的内心。而“叙事有治疗的功能,受害者可以借助这一方式整合体验帮助自身走出危机”⁽⁷⁾。因此“83岁的艾丽丝·蔡斯在去世前回顾自己和家人的往事,并通过她称之为过去的‘碎片’的众多遗迹来支撑自己前行”⁽⁸⁾。最重要的是,艾丽丝选择用文字进行反抗与回击。只有“文字属于所有人,书写的僭越特性打破了逻各斯的分配”⁽⁹⁾。纵观整个女性书写过程,艾丽丝的小说将自己的记忆融于文本,以感性的话语书写出自己的妥协、挣扎与反抗,以挑战的姿态批判了男权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呼吁了两性之间新的认知模式。这样的书写既是为自己、为已故的旧人,更是为孙女萨布丽娜而写,也只有书写是艾丽丝晚年生存最后的慰藉。由此可见,女性书写可以

成为一种反抗实践,艾丽丝利用写书不仅表达了忏悔,弥合了创伤,反抗了男性霸权,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以行动展现了自我意识觉醒。

二、威妮弗蕾德的共谋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描写了另一种女人的类型:“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性,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这可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¹⁰⁾其中威妮弗蕾德就心甘情愿让渡主体资格,走了一条更容易走的路。实际上,甘心成为男人附庸的女性比比皆是,但是威妮弗蕾德这个人物最大的张力在于,她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拥有了家族给予的先天优势。加之在男权社会和以理查德为中心的格里芬家族中,威妮弗蕾德作为理查德的妹妹,也拥有了亲属血缘关系的优势。优渥的出身条件和男性掌权人的亲缘,使得威妮弗蕾德本可以不必选择成为男人的附庸,但是现实中的威妮弗蕾德却极其善于隐藏自我、察言观色、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性格上强烈的反差正显示出了威妮弗蕾德自身难以挣脱的生存困境:在那个时代下,即使出生于鼎盛家庭,法律上也只保证男性的优先继承权,这也充分显示出女性在法律层面的脆弱。无论威妮弗蕾德的内心对权力、金钱、良配有多么渴求,无论多么急于摆脱暴发户的身份获得传统上流社会的认可,她也无法依靠男权社会的通行法则获得想要的一切。由此可见,理查德对她的信任,是在威妮弗蕾德全心全意的辅佐中获得;匹配的婚姻,是威妮弗蕾德佯装贤惠中获得;金钱、权力和声誉,也都是威妮弗蕾德共谋于既有社会和两性规则之结果。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与男性共谋,只有积极地为之服务,只有获得男性的喜爱与认可,才有可能获得共谋的权力。不然女性只能沦为像艾丽丝一般任人摆弄的木偶,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威妮弗蕾德之所以能够与理查德共谋,表面来看是她在生活中处处以理查德的利益为中心,行为举止上迎合男性的偏好与潮流风尚,在言语谈吐上懂得拿捏两性谈话的分寸。深层的行为逻辑则是威妮弗蕾德认同并利用了男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下既有的两性规则,“服从于性别规范的一系列行为的重复”⁽¹¹⁾,

不断地自我镌刻将规则内化,主动地将自己操演成好妹妹与上流妇女形象,在博得理查德的赏识与认可后,获得了共谋权力。至于操演的断裂,威妮弗蕾德则是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成为好妻子,也无法成为一个贤良的淑女,后将断裂后的焦虑转化成一种面具式的生存方式,那么在任何场合下隐藏自己,转换面具就成了血液中的本能。而这也从实践上延续了巴特勒的理论,即意识到性别操演断裂后,存在着这种戏仿式或者面具式的生存方式。

实际上,艾丽丝和威妮弗蕾德同是操演,但是也是同中有异。相同之处在于:首先,虽然艾丽丝出生并成长于传统女性文化之中,威妮弗蕾德也早早地接受了流行女性风尚,但无论是代表旧式贵族小姐的艾丽丝,还是新潮女性的威妮弗蕾德,其本质都是生活在父权和男权主导的社会体系之中。男性话语规则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先于主体的存在,女性主体的形成只能有赖于个体对既有性别话语规则的操演。其次,婚后的艾丽丝和欲进入上流社会的威妮弗蕾德也都进行了一种策略性而非本体性的操演。操演断裂的现象更是明显:艾丽丝将自己分裂成两个人,似乎在格里芬家族的时光更像一种行尸走肉的生活。威妮弗蕾德明确地装扮成端庄贤淑求得了婚姻。而两人之间的不同点在于:第一,艾丽丝操演的目的只是求生存,因此她更多是出于家族的衰败和自己的无依无靠,被动地操演理查德的话语。操演成功则太平地当作花瓶摆设,不顺从的结果则是被忽视、被伤害,甚至是被抛弃。而威妮弗蕾德却是主动地迎合男性的规则与喜好,其目的是为了钱与权,为了完成从暴发户到上流社会身份的转变。而操演的结果是物质上与声誉上的奖励。第二,从操演程度深浅来看,主动操演的威妮弗蕾德更加柔韧有余与自然自得,再倚仗家族社会地位与财富,所求皆如愿。而艾丽丝的操演还有些许生涩窘迫,再没有家族的支撑,愈发顺从也愈发透明没有存在感。

此外,威妮弗蕾德更以男性同盟的身份参与对艾丽丝与劳拉的规劝和惩罚之中。她不仅对艾丽丝穿着打扮指手画脚,也对劳拉的行为规范颇有微词。因此阿特伍德对威妮弗蕾德与男性话语规则的共谋意在批判“女性不仅受到历史上男性霸权的伤害,也重在说明女性对男性霸权的盲视,并与其共谋造成自己的伤害和对其他女性的伤害”⁽¹²⁾。也正是因为与男性同盟利益关系的绑定,威妮弗蕾德应该是整部小说之中最为滋润和最稳定的角色。回顾她的一生,虽然战争的残酷和男权制度是每个女性都要面临的阻碍与困境,但是威妮弗

蕾德却在既有的性别话语规则下,极其善于隐藏本我,通过自我操演与理查德共谋,并以男性同盟的身份参与到对爱丽丝的塑造与威胁之中,更是在理查德死后掌控了格里芬家族,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财富与声誉。与此同时,倚仗着格里芬家族的富足与自己的“努力”,威妮弗蕾德更是逃脱了战争伤害。而从她的“身轻如燕、飘飘欲仙、无懈可击”⁽¹³⁾可以看出威妮弗蕾德对自己的行径与现状是从心底里怡然自得的,这也就印证了波伏娃所提出的,这一类女性为了生存得更加容易,不仅无意地将男性话语内化进自身,更会主动迎合男性话语规则,将自己的超越性不断地被另一种主宰意识所超越,心甘情愿地让渡了主体的地位与权力。

三、劳拉抗争后的妥协

历史上的两性关系中男性居于主体地位,女性居于他者地位。而当女性决心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时,男性则成为他者。波伏娃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承认“他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就是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习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考虑两性关系,而主体也只有在对立关系中才得以呈现。其次,主体与他者应当处于相对关系之中,二者的动态转换也是常态。但是鉴于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却没有呈现出这种相对性。因此对于主体他者关系的问题上,“波伏瓦只引用了黑格尔谈论自我意识独立的一面,即斗争的一面,而排除了其依赖、统一的一面”⁽¹⁴⁾,希望女性能够摆脱“他性”,以此建构新的两性主客体相对性。与波伏娃侧重不同,朱迪斯·巴特勒提出“当我说‘我’时,我也在说你”⁽¹⁵⁾的主体观。也就是说,他者不仅建构了主体,他者就是主体,“他性”就存于“主体性”中。更重要的是,他者也会激发女性的反抗意识与自我的重建。

人类主体表达自我时如果缺乏阻力,他就不会显示自身更大的潜力,或者说为了反思自身在环境中的境遇被他者承认,他就需要阻力。因此自我的实现只有主体遭遇不同于自身的他者的时候才能彰显自我,也因此能够加强自我。否定对于自我实现来讲是最为基本的,人类主体必须不断忍受身份的丧失才能够实现完满意义上的自我。⁽¹⁶⁾

因此,在巴特勒的语境中,既要认识他者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要明晰他者对自我建构的动力性。那么,综合波伏娃与巴特勒的“他者”思考,首先要打

破“性别在被暴力管控的同时,它也如此地被当作是理所当然”⁽¹⁷⁾的认知,明确女性的非本质“内在性”的确充满着他者建构的痕迹,能够以质疑、批判、反思的方式审视他者的诸多强加。其次,也要认识到他者的阻力的另一面标志着自身重建的更大动力与潜力。最后,认识他者存在的事实才能开启摆脱他者的大门,努力在认知层面与实践层面寻求女性个体的独立。

而《盲刺客》中劳拉就是作为“反抗精神”的典型人物。劳拉与爱丽丝共同生活在阿维隆庄园,接受着一样的教育,同样遭遇母亲的离世与父亲的战后创伤,也都面临着家族的破产。但是劳拉与和爱丽丝两花并蒂,却各有不同。爱丽丝妥协的性格使得她在大半生中都没有对他者(父亲与理查德)存在进行反思,只是一味接受。而劳拉从一开始就以怀疑的态度拒斥操演他者的话语。如从小便怀疑上帝是否真实存在、怀疑死亡是否真实、怀疑某些教育的拖沓无用、到对旧式女性风俗并不十分在意,甚至对单独约见艾利克斯造成的风言风语,指指点点更是无动于衷。而劳拉也从没有因为成为不了“理想女人”而备感焦虑或者过上面具式生活。不仅如此,劳拉也进行了实实在在的话语与行动的反抗实践。劳拉不止一次劝说和讽刺过爱丽丝对理查德的言听计从、与爱丽丝探讨女性工作的可能性、与威妮弗蕾德争论婚姻的本质,甚至在学校写成的《上帝撒谎吗?》中以上帝欺骗以色列王亚哈为例子说:“如果上帝撒了一次谎,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撒第二次谎呢?”⁽¹⁸⁾在实际行动上,年幼的劳拉求助于瑞妮,赶走了变态的家庭教师;在父亲死后,劳拉宁愿舍弃格里芬家族的安定生活,而是以打工的方式寻求经济独立;在学校里劳拉的衣着服饰,行为规范也从来不符合一个乖乖女应有的身份。由此可见,劳拉虽然无法左右她出生之前既有的性别规范和社会话语规则,但是在随后的生存中,劳拉遇强则强,将遭受的“他者”压力都转换成自我独立的动力,并不断地质疑、挑战,甚至与不公平进行正面冲突。

但是性格上的极其虔诚与现实中窝藏共产党艾利克斯的行为也使得劳拉有着自身的脆弱与把柄。理查德利用劳拉对艾利克斯的保护之情,以艾利克斯的行踪威胁和诱奸劳拉。出于对艾利克斯的感情,出于对共产党人的同情,更是出于维护自己内心的虔诚,劳拉妥协了理查德的卑鄙肮脏。但是劳拉的妥协仅仅是身体上的妥协,而非精神上的让步与退缩。真正把劳拉送下悬崖的则是亲姐姐爱丽丝。当爱丽丝因为嫉妒而失去理

智一般告诉劳拉: 艾利克斯早就死了, 自己才是艾利克斯的心头之爱, 艾利克斯没有因为劳拉的忍辱负重而活下来。最重要的是, 当劳拉知道自己始终被理查德玩弄于股掌之中, 所做的牺牲分文不值时, 劳拉心里坚硬的高墙瞬间坍塌, 一切坚强和忍耐都化成了齑粉, 最后劳拉以激烈的死亡妥协了这一生中最大的困境。

细数《盲刺客》中所有有特色的女性人物, 如艾丽丝、威妮弗蕾德、劳拉、瑞尼、卡莉斯塔, “除劳拉外, 其他四个女性都擅长隐藏其真实的自我……而劳拉与她们都不相同。她坦诚直率, 敢爱敢恨, 对自己的思想从不遮遮掩掩, 对自己选择的事非常执着”⁽¹⁹⁾。这样美好的劳拉从一开始, 便质疑一切外界的话语与规则, 将生存的压力转换成自我独立的动力, 没有妥协战争后的家破人亡, 没有妥协宗教谎言, 没有妥协既有的两性话语规则, 本应更加横冲直撞、意气风发地过完这一生。但是劳拉悲剧的结局也表明, 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反抗和质疑、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人的独立也从来都是荆棘密布, 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艰难无比。可无论怎样, 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更难之路的劳拉却是全书的亮点与精华, 正如小说中劳拉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样, 尤其是女性读者会被劳拉的精神折服。

结 语

在故事收罗罢鼓之时, 艾丽丝获得爱情却失了自我, 威妮弗蕾德获得财富却失了真情, 劳拉获得了自我却失去了生命。不同女性对待困境的态度不同, 采取的生存策略不同, 最后的结局也就不尽相同。如若想打破种种藩篱、冲破重重限制、超越自己, 女性首先要意识到困境的普遍性。虽然困境的表象是多种样态, 但是困境本身却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困境”一词就无须依靠外界定义而是转向内心, 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解读。不是所有的困境都是“真”困境, 不是所有的困境都无法调和解决, 困境的力量有多大, 在于人如何看待它。其次也应该知道, 操演与操演的断裂是最为普遍的, 成为不了别人眼中的女人也大可不必焦虑, 他者给予女人的压力也可以转换成自我重建的动力。最后,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二者皆是普遍意义上的人, 都共同享有生而为人的权利, 也都有过上自己想要生活的自由。最主要的是, 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是生存法则的核心, 也是面对生存时最为难能宝贵的品质。因此, 无论是波伏娃、巴特勒还是阿特伍德, 均秉持克服困境、超越内在性、觉醒自我、认识与实践并重的精神, 以寻求女性新的出路与独立。

注释: -----

- (1) Karen F Stein, *A Left-Handed Story: The Blind Assassin/Kendrick, T. R. Margaret Atwood's Textual Assassination: Recent Poetry and Fic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36.
- (2) (3) (13) (18)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 韩忠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版, 第369页, 第392页, 第280页, 第451页。
- (4) 袁文彬、颜雨婷:《走向日常生活批判的操演理论》,《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3期。
- (5) Judith Butler, *Performativity, Precarity and Sexual Politics*, Lecture given at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2009, Pi.
- (6) Earl Ingersoll, *Margaret Atwood's The Blind Assassin as Spiritual Adventure*, // Perrakis, P. S. *Adventures of the Spirit The Older Woman in the Works of Doris Lessing, Margaret Atwood, and Other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06.
- (7) 邵凌:《库切与创伤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 (8) Ruth Parkin-Gounelas, “What isn't there”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Blind Assassin: The Psychoanalysis of Duplicity*,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4, p.683.
- (9) 李三达:《言语与书写的战争——通往书写平等权利的三条道路》,《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 (10)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郑克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16页。
- (11) 都岚岚:《西方文论关键词: 性别操演理论》,《外国文学》2011年第5期。
- (12) J Brooks Bouson, “A Commemoration of wounds endured and resented”: *Margaret Atwood's The Blind Assassin as Feminist Memoir*.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3, P251.
- (14) 齐彦芬:《西蒙娜·德·波伏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存在主义观点》,《国外文学》1984年第2期。
- (15) Judith Butler: *Senses of the Subject*,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
- (16) 范岭梅:《朱迪斯·巴特勒主体思想的演变》,《外国文学动态》2012年第6期。
- (17)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 宋素凤译, 上海三联书店, 第14页。
- (19) 李碧芳:《〈盲刺客〉中疾病的社会文化隐喻意义》,《世界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吴景明)